

The Circuitous Relationship: Shenzhou Poetry Society and the Home Soil Literary Debate in Taiwan

Ngoi Guat Peng

迂迴的關係： 神州詩社與臺灣鄉土文學論戰

魏月萍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文學論戰與記憶政治：亞際視野國際研討會」（2019年），當時獲得回應人林建國教授與柳書琴教授批評指教，會後文稿已作初步修潤與補充。後承蒙本刊匿名審查人細心閱讀，提出慎密的修訂意見，使本文有機會再充實內容，在此向諸位致以萬分謝意。也要感謝李宗舜先生，慷慨借出神州詩社出版相關書籍，使筆者得以閱覽原始材料。魏月萍，馬來西亞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中文學程副教授。
聯絡方式：ngoiguatpeng@yahoo.com

摘要

1976年1月1日，在臺灣留學的馬來西亞華裔學生，創辦了後來者追憶中如同「神話」一般的「神州詩社」。神州詩社承載著濃厚的文化鄉愁，以建構「文化中國」以及「復興中華文化」為己任，想要在臺灣土壤實現一個理想的「古典中國」。但當時政治局勢詭譎，神州詩社捲入政治風波，被扣上「為匪宣傳」罪名，主要成員如溫瑞安、方娥真等人陷入牢獄之災，成為一則牽涉「臺一馬」的政治事件。有關「神州詩社」陷入臺灣白色恐怖政治風波的始終，以及詩社如何誤判「江湖」現實，以致讓文學場域轉化為政治場域，已有一些學者為文梳理基本的輪廓。本文關注的是，神州詩社自1976年創立至1980年因溫瑞安、方娥真等人被捕而解散，這段時間正好是臺灣鄉土文學論戰的高峰期。因此本文嘗試梳理神州詩社對於鄉土文學論戰的反應與回應，其雖未直接介入討論，卻與鄉土文學論戰存在著迂迴的關係。此外，以文學論戰的問題意識為脈絡，勾勒出臺灣鄉土文學論戰對於馬華文學的參照意義。

關鍵詞：神州詩社、鄉土文學、中國意識、文學實踐、馬華文學

Abstract

Malaysian Chinese students studied in Taiwan founded the “Shenzhou Poetry Society” on 1st January, 1976. The Shenzhou Poetry Society 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a “myth” has a strong cultural awareness. It aimed to re-construct the “Cultural China” and reviving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us they intended to build up a “classical China” in Taiwan. Unfortunately, some of the members of Shenzhou Poetry Society were expelled from Taiwan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at was unkind to their vision and led to the imprisonment of several members. This is a crucial turning point for the poetry society, as it led to the end of its activities. Shenzhou Poetry Society had published many literary works in Taiwan. The members have establishe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s literary society.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reactions and responses of Shenzhou Poetry Society of the “Home Soil Literary Debate” in Taiwan. Although the society did not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bate was rather circuitous. This circuitous relationship may shed li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Shenzhou Poetry Society, “Home Soil” literature, Chinese consciousness, Literary practic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一、前言

在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脈絡中，面對強勢的國家文化機制與語言政治環境，「馬華文學」以「小文學」的姿態表現出堅韌的抵抗生命力。馬華文學的抵抗，不僅在於文學身分、語言認同等層面，也牽涉華人的公民權等權益問題。馬華文學作為一種書寫或創作的活動，乃是和華人、華文的生存境況緊密關連。近年來，離散、反離散或華語語系等理論，不但直指馬華文學長期關注的尖銳問題，甚至激發出爭議，正因與華人的主體認同省思相關。例如針對離散與反離散之間的張力，最為爭議的不是離散作為一種歷史狀態的表述，而是離散可否作為一種價值？反離散者認為，倘若離散沒有終止，將成為轉換為「當地人」的阻礙，華人也將被懷疑無法效忠或貢獻於居住地。離散論述恐將使華人無法從「移居者」轉換為「原住民」（史書美2017: 16）。然而，認同於離散論述的作家，並非把離散視為價值，而是視之為饒富生產性的空間，環繞離散所開展出的許多觀念，諸如越界、族群性、公民權與混雜等，不僅為當代文學與文化提供豐富的「解讀空間」（李有成2010: 26），亦可建造富有批判意識的公共領域（李有成2013: 39）。

而馬華主體離散的飄泊感何以衍生？馬來西亞於1957年獨立，是華巫印三大族群領袖與殖民政府協商達致的成果，但在12年之後的1969年，發生了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鑄成族群間巨大的歷史創傷（五一三事件口述歷史小組2020）。1970年代初期，政府實行的社會與經濟重組、固打制以及含種族因素的政策，讓不少華人產生失落與挫敗，以及公民主體的剝離感。尤其是國家文化政策，忽略少數族群的文化與語文實踐權利，再加上華文教育的危機，深刻衝擊華人社會的心理感受。懷有深沉憂患意識的作家，各有其因應與調適方式。一些作家將華文寫作看作是保存民族記憶的資源，在作品中保存華人的民族與建國記憶（潘碧華2019: 126）；一些作家有著難以言喻的憤懣與痛苦，轉而以追尋中國文化傳統安頓其文學生命，以古典中國與漢字傳統作為華人與文學的生命歸屬，以便能展現它的「在場」，轉化為與官方／主導文化對抗的機制（許文榮2009: 67）。最

為顯著的例子，便是1960年代末的綠洲詩社，它是天狼星詩社和神州詩社的前身，是在主體離散感受促使下以「華文寫作」作為文學政治抗議的行動，如黃錦樹（2015: 240）指說：「所有的馬華文學都是政治—文學。」

神州詩社於1976年1月1日在臺灣創辦，在臺灣留學的馬來西亞華裔學生如溫瑞安、黃昏星（李宗舜）、廖雁平、周清嘯和方娥真是詩社的中堅分子。¹他們都是來自霹靂州美羅小鎮華文中學的華校生。在中學時期已創辦《綠洲》文社，活躍於天狼星詩社，對臺灣投以熱切的文學與文化想像。未到臺灣時，他們已把臺灣想像為「自由中國」，是文化復興、反共事業的「祖國」（黃昏星1979: 173），後來神州詩社確也一以貫之貫徹這樣的文化信念。可是，這種種的舉措在後來人的眼中卻是「錯置」、「錯位」或「錯亂」的行為，如鍾怡雯（2010: 110）指說：「因為對馬來西亞政治的失望而離開，最後在臺灣，卻要為中國做點事，是一種三位一體的錯亂。」黃錦樹在三十年前一篇長文〈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中，則詳細梳理了馬來西亞華教危機的歷史脈絡，說明華教危機如何逼出華校生深刻的憂患意識，以致赴臺留學後，神州人自覺肩負「復興中華文化」大任，想要通過文學召喚中華文化的魂魄。更吊詭的是，神州詩社的文化理想與國民黨的文化意識形態不謀而合，可謂間接參與在臺灣的「中國文化的創造性建設」。黃錦樹也批評神州詩社過於熱切擁抱想像中的神州，以臺灣為復興基地，無法超越「救國團式」的視野，導致對臺灣的認識、對文學紮根的現實土壤失去了判準——「神州文學本質上其實是沒有根的——沒有現實的根——其依據為幻想、狂想，甚至妄想。」（黃錦樹2012: 152）沒有現實的根的文學，其文學底蘊建立在想像與想望之上，繪製出各種中國圖騰與符號，終將難以成功。

神州詩社承載著濃厚的文化鄉愁，以建構「文化中國」以及復興中華

1 神州詩社的會所命名為「試劍山莊」，每個房間也有特定的名稱，如振眉閣、長江劍試、黃河小軒、聚義堂與見天洞。這些命名投射出江湖武林切磋的意味，神州詩社的成員們在這裡比試寫詩、練武、辯論等工夫。辯論的題目包括「反共文學何去何從」、「文學報國是否是神州人最佳報國途徑？」等。有關神州詩社眾成員共寫的詩社史，可參《風起長城遠》（神州詩社編1977）以及《坦蕩神州》（溫瑞安編1978）二書。

文化爲己任，想要在臺灣土壤實現一個理想的「古典中國」，卻因詭譎的政治局勢，捲入政治風波，被扣上「爲匪宣傳」罪名，溫瑞安、方娥真等人陷入牢獄之災，成爲一則牽涉「臺一馬」的政治事件。過去的研究對神州詩社的文化理想有不少探討，本文關注的則是，神州詩社對於鄉土文學論戰的反應與回應，其雖未直接介入討論，卻與鄉土文學論戰存在著迂迴的關係。透過這迂迴關係的描述，可揭示神州詩社在臺灣的文學實踐與挫敗、對鄉土文學論戰的態度以及進行馬華與臺灣的鄉土文寫作參照等。此外，以文學論戰的問題意識爲脈絡，勾勒出臺灣鄉土文學論戰對於馬華文學提供的參照意義。

二、「青年中國」的文學實踐與挫敗

（一）重塑「中國」與「中國人」的觀念

神州詩社社員向來以「神州人」自稱，他們撰寫有關神州詩社事蹟的文章，總脫離不了幾個關鍵詞：結義、文武合一、青年中國，這三者似乎成爲一種集體認同與精神象徵。神州人尤其感念於「肝膽相照，共挽山河之志」的結盟情懷、創作意志以及對古典中國的傾慕（溫瑞安1978b: 82），秉持的共同意識是——「中國」是心靈的故鄉，「中國人」是自我的身分認同，甚至把中國「身體化」，藉由練武來趨近中國的體魄與健旺精神。有意入社者，須接受體能與耐力考驗的規定，以作爲日後練武的預備條件。練武背後所驅動的精神動力，乃是中國八年抗戰的歷史記憶以及「還我河山」的民族氣魄（許游夏1979: 194）。²當時神州詩社社長溫瑞安相信二戰以後，中國從「少年中國」步入「青年中國」之際，正是從各方面振興、茁壯的時機。在〈青年中國與中國青年〉的演講中，他痛訴中國

2 社員許游夏（1979）在〈不教胡馬渡陰山——當我過關時〉記下了溫瑞安的一番話：「當我們面對『還我山河』這四個字時候會不會想到南京大屠殺時，日本鬼子在中國的土地上肆意殺害中國的老百姓，有沒有人記起八年抗戰，日本軍閥怎樣殘害自己的同胞，我很不幸的要告訴各位，我今天採用的是日本人的訓練方式，我相信日本人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人也一定能做，而且還要發揚我們的國術，才不會愧對『還我山河』這四個字。」

人在外國人眼中低下的民族形象，表露振興文化的決心：

早在我十九歲在馬來西亞時，我就為這觀念感覺到非常痛苦。在僑居地時，我自覺是一個中國人，我誕生在中華民族裡，雖然那個國家它曾經扶育我十幾年，我也應該對它奉獻一些我自己的力量，但是我最大的理想是回歸到祖國——自由中國臺灣。（溫瑞安1979: 223）

中國是一個強大的民族，它所保有最寶貴的便是文化，文化是我們中國的一個總結，一個表現，文化是一個大集合。（ibid.: 225）

溫瑞安也不諱言其明確的政治立場——「反共」與「反攻大陸」：

經過了近百年來知識份子的探索、深思，由於當初走錯路，引進了反西方文明卻同時為西方產物的共產主義，使我們在求現代文明的路向上，繞了一個大圈子。今天，我們在談中國文化時首先我們要面臨的便是統一的問題，中國大陸淪陷了，我們今天的當務之急是反攻大陸。（ibid.: 231）

因為分裂是變態，統一是常態。我們反毛共匪，因為他們反人性，我們反共產黨，即是在反反人性。（ibid.: 231）

按溫瑞安的構想，若欲「反攻大陸」，首先需要在文化上有所成就，才能達到政體和平改變的結果，因此要從根的培植開始——「如果青年中國是大樹，我們不願再見到花果飄零，而做從根的培植到枝葉催發的工作。」（ibid.: 234）「花果飄零」是1949年之後流亡在中國以外知識分子的際遇與心靈寫照，契合當時年輕人想要尋找自身文化主體的精神需求。神州詩社的年輕人受到溫瑞安的熱情感召，自覺弘揚中國文化的責任，自植文化靈根，以免浮游無根。除了積極創作具民族醒覺內涵的作品，出版系列的《神州文集》以及個人著作以外，還創辦「青年中國雜誌社」，企圖開拓與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相關的公共場域。《青年中國雜誌》總共出版三本，每一本都有不同的主題，如《青年中國》、《歷史中國》與《文化中國》，每一期都設計四個專輯（見表1）。書中的訪問對象以及作者，都是一時之選，如牟宗三、徐復觀、韋政通、胡秋原、錢穆、傅樂成、王曉波、陳曉林、余光中、高信疆、張曉風等，都是一群關心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學人、文化人、作家等。

表1：《青年中國雜誌》專輯

	專輯之一	專輯之二	專輯之三	專輯之四
《青年中國》 創刊號	從少年中國到 青年中國	青年中國的文化 與文學各層 次探討	抗戰紀念專 題——「四十二 年前」、「 四十二年後」	中美斷交反應 專文
《歷史中國》 第一號	縱談歷史中國	橫觀歷史中國	「青年中國在神 州」專題	文化復興專文
《文化中國》 第二號	建立文化大國 專題	神州文化推廣 專文	光輝十月專題	「我看青中」 與讀者來函

神州詩社不僅是「僑生」的文學結社，許多臺灣年輕人也加入詩社或與詩社保持親近關係，如林耀德、向陽等人。詩社也和臺灣眾多文學團體密切往來，如「龍族」詩社和「三三」文社等，影響力不僅限於校園。其中又以「龍族詩社」的高信疆對神州人影響最大。³雜誌創刊號《青年中國》中，神州人訪問高信疆「青年中國」的時代意義，便觸及幾個面向：如何接續「少年中國」的步伐、如何把「青年中國」的理想實踐擴及到大陸故土、如何展現文化傳統以及如何以熱情為國家效命等問題。在這當中，高信疆提出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針對「中國」的模糊概念，在長期的義理分辨之中，中國變得曖昧不清，需要重塑中國的意念，以能表現中國寬闊的文化態度。其次，「青年中國」，應是從文學的方向達到文化作用。再者，論及如何整合臺灣和中國大陸中國青年的共相時，高信疆一針見血地點出中國人在心靈上的共相焦點已經很模糊，但是大家還有一個「中國人的概念」，由此可以建立較堅定的文化認同。換言之，高信疆所關注的「中國」乃是著重於從文化角度重塑「中國」與「中國人」的觀念（陳劍誰整理1979: 9-10）。一如陳曉林所說，海外的中國人需要有「中國人的形象」來支持對中國人的認同，此即所謂的「中華民族」（秦輕燕、羅海鵬整理1979: 19）。胡秋原在「中國歷史」專號的訪問中，亦強調「中國民族靠文化結合，而不是靠征服結合」（秦輕燕、潘眠描1979: 28）。徐

3 方斌真（1978）在〈唱大江的人〉中記述溫任平、溫瑞安到臺灣參加世界詩人大會，高信疆帶他們遊故宮、國父紀念館，送他們到機場，臨別時那一句「為中國做點事」，被看作是高信疆送給溫瑞安的「劍」。

復觀（1979: 33-36）在同個專題的文章〈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和歷史命運〉，則把中國文化個性轉化至知識分子的文化性格，旨在為現代知識分子尋找其歷史根源。

從《青年中國》、《歷史中國》和《文化中國》三本雜誌書專訪的人物與內容，可知年輕的神州人秉持著近代中國的歷史觀，以及懷抱著從「少年中國」走向「青年中國」的期許，冀從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積澱的傳統找到變革的基礎與力量。這實與溫瑞安未留學前創作的〈龍哭千里〉中表現出抒情、想像與浪漫式的古典中國有所差別。從古典文學意象中尋找文化符號，調動各種的抒情修辭，形塑出的是高度抽象化的「文化中國」。而通過《青年中國雜誌》各個專輯與人物專訪，可知其一點一點走向更實際的現實，逐漸客觀認識當下的情勢，尤其是以文學結合身體（練武）的實踐方式，重塑著「中國」與「中國人」的觀念。

（二）文學實踐的挫敗

神州詩社打造的「文化共同體」，旨在延續與轉化中國文化命脈，再造中國的民族精神。這樣的文學實踐，最終捲入政治風波，神州詩社被扣上「為匪宣傳」罪名，多名社員被捕。方娥真（2007: 103）的「獄中散文」，透露出當時被捕的罪名是——從馬來西亞攜帶四卷大陸民歌錄音帶入境臺灣。詩社被扣的證物還有《明報月刊》、毛澤東詩、巴金、曹禺、沈從文小說，甚至是雲南白藥，也一律被稱為「匪貨」。

針對詩社的巨變及政治風波，被稱為神州詩社二號人物的黃昏星輕描淡寫說了一句：「樹大招風」（李宗舜2012: 159），相較於溫瑞安和方娥真三個多月的牢獄之災，他和廖雁平慶幸只被關一天便被釋放出來。有關這一段經驗，黃昏星說：

筆者和廖雁平分別在黑牢被關了一天之後釋放出來，與其說被關，以24小時疲勞轟炸形容應來得更貼切。情治人員每隔一小時就輪流盤問，而且內容都一致，不外乎：一、你們和溫瑞安、方娥真有沒有和中共接觸；二、你們帶了那麼多中共出版的書籍刊物、錄音帶有什麼目的；三、溫瑞安、方娥真有沒有煽動共產主義；四、為什麼你們常常去香港。（*ibid.*: 155-156）

神州詩社創辦幾年後，社員就達到好幾百人。龐大的文學組織，再加上逐漸擴大的影響力，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挑戰了國民黨的統治權威，但動輒一個與共匪或匪物有關的罪名，都可以輕易拔去神州詩社的根基。溫瑞安在〈走的是歷史的腳步〉文中透露了自身與神州詩社面對的質疑：

近日在國內我被目為熱門人物，唯恐我受到匪黨利用，思想有偏頗之處，實是無妄之災。一方面可能近日我在國內有發揮某些程度影響力吧，因而遭致注目，據說有些方面大事戒備，實是好笑。想我來自海外，對於共黨那一套宣傳手法，政治手段，早已免疫。我的出發也是一種文化出擊，回國正是一種身心、智勇及理想與實踐的投注。迄今影響的友朋，無一不忠於國家，不作民族的罪人，但部份人士尚如此過敏，實令人遺憾。（溫瑞安1980: 130）

對於自身受到懷疑，牽連至詩社成員、朋友，溫瑞安（1980: 131）揣測：「這只是中下屬執行者可能的某種偏差。」但受到政治立場的檢視與懷疑，確讓社員們倍感壓力。2019年黃昏星在接受本人訪談時，重新回想這一段蕭瑟的氛圍，說得更為直接：

在臺灣白色恐怖年代，國民黨政府希望人民做順民，但神州詩社卻標榜大中國。臺灣當局認為神州詩社是集團，有影響力，應該要拔掉，扣帽子是最簡單的方式。那時又碰到詩社內部發生矛盾，有人告發，讓有關當局找到縫隙來對付。神州人從香港帶了大量中國的書入境臺灣，包括毛語錄，可是在過境時都順利通關。現在回看起來，很多事有謀合，可見有機會便剷掉。當時的氛圍應該和美麗島事件有關，我們被關在牢裡時，就遇到一些因美麗島事件被關的人。⁴

溫瑞安和神州詩社以臺灣為反共基地，在中美建交時，氣憤地形容為「美匪建交」。他的文學實踐與文化理念，不但不違反國民黨右翼的政治與文化意識形態，反而契合官方意識，當時國民黨的文工會和總統府第一局還曾致電表示支持，不過溫瑞安自認自己一向迴避政治，從不回話（秦保夷、宋星亮採訪2010: 68）。縱然如此，在後國共之戰的氛圍裡，政治險峻，神州詩社未能逃離政治漩渦，被硬套上共產黨的幽靈大帽，最終沉埋於白色恐怖之中。⁵在那之後，神州詩社的「後遺症」不斷發酵——受到臺

4 與黃昏星先生的訪談，2019年7月20日。

5 有關馬來西亞留學生陷入臺灣的政治風波，遭遇白色恐怖，在神州詩社之前，

灣政府的關注、社員被捕，詩社解散之後，當初和神州詩社走得很近的人都沉寂了，或不相來往。漸漸的，神州詩社成爲一個禁忌。

神州詩社以臺灣爲自由中國的想像，在青年中國的熱情理念下受感召，通過寫作、練武、出版等方式傳播文學文化理念，最後卻遭遇戲劇般的命運，是否意味著「右翼文學行動主義」⁶的挫敗？歷經近40年後，如何重新檢視神州人的文學實踐，尤其是針對臺灣鄉土文學論戰的回應，如何折射出二者之間的迂迴關係，以下將進一步論述。

三、神州詩社對鄉土文學論戰的回應

1970年代在臺灣的馬來西亞留學生所創辦的文學社團，除了神州詩社以外，尚有星座詩社以及《大馬青年》等知識群體。但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中所爭議的問題，皆圍繞著中國、民族認同以及本土等問題，與神州詩社關懷的議題高度契合，因此本文選擇以神州詩社爲考察重點。在這之前，有必要扼要勾勒出臺灣鄉土文學論戰的基本圖景，尤其是論戰中所牽涉的問題意識。

臺灣鄉土文學論戰發端於1977年4月，並於1978年結束，在看似時間不長的文學論戰中，有著前承後續的歷史成因與長遠影響，反映了臺灣1960至1980年代文學意識形態之爭的文學體系。從文學爭議演變成叩問政治立場，從長時段的角度窺探，曲折與複雜的文學論戰不一定有實際的結果，

尚有蔡添勝、陳水祥、陳欽生的黑字事件。他們來臺唸書後，卻被指控「爲匪宣傳」，臺灣當局主觀認定三人在馬來西亞時，已加入共產黨，來臺是爲執行收集情報的特別任務。最後的結果是：蔡添勝、陳水祥、陳欽生皆被判有期徒刑，且被褫奪公權。有興趣者可參杜晉軒（2020）。

- 6 楊照曾把神州詩社的文學實踐稱爲「右翼文學行動主義」，認爲神州人具有「以文學救國」的集團理念，堅決反對「鄉土派」，且高舉文化民主主義的大旗。相較於「左翼文學」注重現實、關注階級平等、弱勢群體等問題，「右翼文學」無疑更關注現代性、自由主義、文化理想等問題。不過如前所述，神州詩社一方面親近儒家文化意識，從其嚴格社規以及文學集團的組織、行動模式可知，亦有墨子刻苦的俠客氣魄，實難把它放到左右翼政治光譜的任意一端。參楊宗瀚（2004: 164）。

可是若嘗試從「外緣因素」和「內在理路」二者分析，可理清論戰牽涉的諸多面向，例如意圖抵抗什麼、認同什麼，而論戰者的論述位置、文學態度、政治想像等，又如何形塑出論戰的內容與形態等。

（一）臺灣鄉土文學論戰的批判與反思

對1970年代的臺灣鄉土文學論戰，意見紛雜，無論是持以批判、抵抗或對前一期文學形態的否定與修正，大致都認同它與當時的現代化與民主化運動不可分割。陳芳明（2010: 10）在〈鄉土文學如何成為運動？〉說：「鄉土文學崛起時，一方面挑戰外來資本主義的侵襲，從而也引發高漲的民族主義情懷；一方面也批判國內威權體制對農民、勞工、女性的貶抑與剝削，因而強化了追求政治發言權的黨外民主運動」；尉天聰（2019: 187）則指出不同年代思潮的關聯，依循著否定與修正的規律：「60年代的西化運動是對50年代殘餘的封建主義的否定和修正，而70年代的民族本位的回歸，又是對60年代西化運動否定和修正。」有意思的是，蕭阿勤（2010: 214）從「戰後世代知識份子和寫作人」角度，把臺灣鄉土文學的主要作家和支持者如陳映真、王拓、尉天聰、黃春明、王禎和、楊青矗等人歸為「戰後第三代的本省籍作家」，屬於戰後「回歸現實世代」。這個世代面對臺灣外交上的重大挫敗以及保釣運動爭取主權的「現實」，形塑出的思想個性是——（一）回歸現實或鄉土、（二）激發政治社會改革的理念與熱情，因此當時社會處在「政治上回歸現實、文化上回歸鄉土的普遍潮流」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省籍作家共同的特色是：「亦即做為國民黨在社會繁榮穩定中以學校正式教育充分教化中國民族主義的一代，既有鮮明的中國國族認同，但又重視鄉土與現實」（ibid.: 240），換言之，戰後第三代作家是從整個中國的命運來思考臺灣文學的前途。

蕭阿勤提出的「戰後」以及「回歸現實」，把論戰的時間軸線拉寬，有助於梳理戰後不同世代知識人的身分認同、文學立場以及政治傾向。例如戰後第一、二代為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鄭清文、李喬等；戰後第三代為陳映真、七等生、黃春明、楊青矗、王拓等，藉此辨識與定位他們在日本、臺灣和中國之間游移的認同意識與自我的位置。但以「戰後」

作為分析視角，「二戰」為時間分界點，固然提供了事件的歷史時間與解釋脈絡，值得追問的是：臺灣是否已進入真正的「終戰」時刻？當然「此戰」非「彼戰」，如果說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亦是「文學本土化」和「臺灣主體意識」建構不斷演進的歷程，在論戰結束後的1980年代及之後，當鄉土意識轉換為臺灣意識，從一種批判思維轉化為更強的臺灣人認同意識，那或許仍是一個「終而未了」的進程。

無論是1930年代或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鄉土」一詞的界定與範圍，向來顯得模糊與曖昧。再加上泛鄉土主義概念界限的含混，在論辯中常落入各自指涉的境況。從排除法角度而言，「鄉土文學」不等同「鄉村文學」（並非鄉村vs都市）；它也不等於「鄉愁文學」，使其受囿於「以鄉村社會和鄉村人物為題材，並大量運用閩南語方言的文學」（王拓2019: 127）；「鄉土」更不等同於「懷舊」，鄉土肩負著反抗任務——針對西化、批判現代性、反帝國、反封建，具有「現代意識」。從定義角度而言，鍾肇政說：「鄉土也意識著風土」（王拓2019: 129）；胡秋原則認為鄉土文學表現的是愛鄉心，擴大來說也就是「愛國心」（夏潮月刊2019: 181）。胡秋原（2019: 64）提出「大鄉土」的觀念，以為「今以此處之鄉土之始，究必以到大鄉土之大陸終，這便是民族主義」。

由此可知，當觸及「鄉土」的「認同」指涉時，鄉土就不只是說明某個地域觀念、家園精神或風土人情等具普遍義涵的辭彙。例如陳映真（許南村）在回應葉石濤的觀點時，特別提及「鄉土文學」所承載的「臺灣意識」，除了具「反帝、反封建」的現實內容以外，不可忽略它「以中國為取向的民族主義性質」（許南村2019: 163）。換言之，「臺灣意識」的基礎，也即是「中國意識」。針對這點，歷史學者李永熾在回憶起這段論戰時，亦認為陳映真主張寫自身現實所在的鄉土，並沒有真的把臺灣拉進來：「所謂的『鄉土』仍舊是在中國系統裡面談論，並未寫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分別，也沒有真正貼近臺灣的鄉土生活，只是比較強調工農兵而已，可以說是中國在臺灣的左派，所以要說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也沒有錯。」（李永熾、李衣雲2019: 417）

縱觀以上所論，論戰中的「鄉土」，含有多重意思，有必要了解它是
指向地域、思維、情感或批判動力等不同的面向與層次。但最為關鍵是，
有關「鄉土」的認同指向爭議，究竟是把「中國」包括在內，還是排除在
外，各有不同見解。

（二）神州詩社的迂迴介入

在鄉土文學論戰的風潮中，有學者批評神州詩社仍高舉「民族的文學」
、「正氣的文學」，是徹底放逐了外在現實，構築了封閉的妄想症論
述（黃錦樹2012: 156）。這「外在現實」恐是指身在臺灣，卻把臺灣想像
為「中華文化復興基地」，⁷秉持「為中國做點有意義事」（溫瑞安1977:
2），試圖重構馬來西亞華人的「中國意識」；又如楊宗翰（2004: 166-
167）犀利的指出，神州人以閱讀或書寫「符號中國」來認識、愛戀「現實
中國」。溫瑞安〈龍哭千里〉頻繁出現「龍」的象徵符號，他自喻為「龍
族」，感慨是一頭失翅的龍、一頭困龍、一頭鬱龍，藉「龍哭」來表達失
落的中國文化、憂時的文化情懷，以及有志無法伸展的困頓和苦悶。在這樣
的文化與身分想像與建構情境底下，神州詩社對於當時文學的現實狀態——
標榜「鄉土文學」的論戰，夾帶著最尖銳性中國意識和臺灣意識以及中國
本位和臺灣本位的競爭，自處其內、且又置身其外，因而和臺灣鄉土
文學論戰形成一種隱晦的迂迴關係。

溫瑞安（1978a: 353）在面對別人質疑為什麼不寫鄉土文學時，曾經
回答說：「我們當然贊成啊，否則我們來臺幹嗎？只是我們要寫廣義的鄉
土——民族的文學。」溫瑞安認知的「鄉土」是「民族」的觀念，此即是
「中華民族」。在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中，有關「民族」的爭議也夾在中國
與臺灣之間，溫瑞安把「鄉土文學」視為「民族文學」，看起來和陳映真
的想法接近，但他更為關注的是文化中國的命運，而非如陳映真觀照整體
中國人的命運，這當中似乎忽略當時臺灣主體訴求的聲音。如同他在《坦
蕩神州》中說：「我無時無刻不為中國的問題在深思吟詠；中國的出發？

7 馬華文學研究者李樹枝（2018: 179）便指出神州詩社的散文文本，經常出現的
文化歷史地景是故宮博物館和國父紀念館，反映了神州詩社諸子的心理精神與
地理空間。

未來的方向？找到答案時的狂熱！失去依憑時的悵惘！然而我深深感覺到我的生命，我的作品與中國一起成長著〔…〕。」（溫瑞安編1978: 1）

相較於「寫什麼」（鄉土文學），溫瑞安（1975: 73-74）更關注的是「怎麼寫」（寫作技法）的問題，尤其是如何寫出「現代的」文學，這主要受到他哥哥溫任平的影響。1960-1970年代的馬華文學，整體上仍受現實主義思潮的制約，天狼星詩社社長溫任平曾經倡言，要以「文學行動主義」（literary activism）來抗衡現實主義的霸權話語，例如引入西方現代文學理論，把新的文學觀念擴散到文學組織成員中。⁸溫瑞安、黃昏星、方娥真與周清嘯等人，在中學時都接受過溫任平的文學啓蒙，以及天狼星詩社現代主義思想觀念的洗禮。

除了溫瑞安以外，神州人又如何與論戰有所交涉？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期，神州詩社最激烈的反應，是當他們的文學精神導師之一——余光中老師，成為鄉土派作家嚴厲批判的人物時，神州人在山莊激辯。神州人陳素芳回憶起神州詩社對論戰的反應時說：

鄉土文學論戰開火，詩社最敬重的余光中老師成了被攻擊的目標，零星的戰役在「試劍山莊」熱烈點燃，我們熟讀那篇火點〈狼來了〉，熟記陳鼓應《這樣的詩人余光中》書中溫瑞安畫線的重點，隨時備戰。先鋒是黃昏星和周清嘯，主將是溫瑞安，我們在一旁躍躍一試，卻常常惹來鄰居的抗議。我們認為自己在辦大事，鄰居卻認為我們擾亂安寧，頻頻向房東抗議。（李宗舜2012: 203）

雖然是在自家山莊針對論戰中兩位主角余光中和陳鼓應來展開戰役，不是直接介入到實際的論戰，仍可視為是另一種「不在場的在場」形式。我們亦可在《神州文集》中讀到神州人吳勁風，在神州詩社舉辦的文學研討會上說道：「像我們平日論陳鼓應批評余光中，大家都說得很好很客觀，但為什麼不把它寫成文章來表現？這也是我們待努力的地方。」（〈作者不詳〉1979: 287）余光中〈狼來了〉發表後，掀起不少的論爭，其中陳鼓應

8 如溫任平（2004: 221）所說：「現實主義作者自1950年代至1970年代已建立相當牢固的譜系體制，配合媒體編輯人的控馭，不斷因襲與複製同樣的主題：小說充滿了訓誡教誨，散文平板乏味，詩（他們喜歡沿用『詩歌』一詞）則像標語、口號，十分散文化、普羅大眾化。」

寫了〈評余光中的頹廢意識與色情主義〉、〈評余光中的流亡心態〉以及〈三評余光中詩〉回應余光中的觀點。從吳勁風的話，可知神州人對陳鼓應的回應文觀點亦有認同處，不因爲是批評余光中文章就排斥，看出在論爭烽火中，對兩方言論都有掌握。

余光中對於神州詩社諸人，具有重要的文學影響。⁹神州詩社的成員，像溫瑞安、黃昏星、殷乘風、周清嘯等人，在未赴臺灣留學時，身爲中學生的他們已接觸許多臺灣文學作品，編手抄本的《綠洲》詩刊，也編過「余光中專號」、「葉珊（楊牧）專號」和「葉維廉專號」等。按神州詩社殷乘風的回憶，詩社成員在中學時期，通過華文老師溫任平認識到余光中《在冷戰的年代》的〈致讀者序〉是一首具有強烈自我認同的詩：

一千個故事是一個故事 / 那主題永遠是一個主題 / 永遠是一個羞
恥和榮譽 / 當我說中國時我只是說 / 有這麼一個人：像我像他像
你。（殷乘風1977: 81）

殷乘風（ibid.）仍記得溫任平在教這首詩的英譯時，參照了艾略特、龐德和葉慈等人的詩。溫任平把余光中視爲「海外知識分子」，融雜著流離、回望、望鄉的思緒，投以共感的情懷。另一位神州詩人周清嘯（1979a: 40-41），在〈明月照故鄉〉文中也曾記述詩社成員們到臺北植物園談論余光中的詩，回顧高中時代受到的文學啓蒙時說：「余光中先生可說是我們的啓蒙者，他的詩我們讀得最多。」（周清嘯1979b: 87）誠然，余光中的〈萬里長城〉，對於詩社成員有重要的意義，這篇文章當時被熱烈傳閱，尤其是文中主角對文化中國眷戀的心境，讓年輕學子產生極大的共鳴。溫瑞安的散文〈龍哭千里〉、〈八陣圖〉和〈長信〉皆記敘讀余光中〈萬里長城〉的感受，投射出以「長城」爲「龍族」光榮的文化與情感符號。余光中亦曾爲方娥真的詩集《娥眉賦》寫序，稱她爲「敏感多情妙筆運的才女」。概括而言，余光中對神州詩社的兩個重要影響是：（一）在文學創作上，調動各種古典中國的意象、修辭，充滿中國性和中國意識的書寫實

9 余光中與馬華文學、馬華作家的淵源深刻，馬華文學研究者李樹枝（2018）近四百頁的研究著作《由島至島：余光中對馬華作家的影響》，從個別作家至不同文類，詳述余光中對馬華文學的重要影響。

踐；（二）知識分子流離的境遇，以臺灣（中華民國）為復興基地，把個人和中國合為命運共同體。在後來神州詩社陷入「為匪宣傳」的政治事件時，余光中亦十分關注眾人被捕的情況，張錦忠以下這段話大致說明當時的情形：

余老師在東南亞的讀者不少，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的馬華文學，尤其是現代詩，深受余派詩風影響（當年天狼星詩社諸子一窩風學余，我戲稱之為「余光中的壞影響」），余老師也不時應邀到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演講，因此閒聊時常談及新馬文壇人物，尤其是溫任平與溫瑞安兄弟。溫瑞安、方娥真等天狼星成員當年渡海來臺，另組神州詩社，出書習武，十分活躍，但是樹大招風，在八〇年代初遭警備總部以「為匪宣傳」之名下獄，後來遞解出境。溫、方出事期間，當初賞識結義者人人避之遠之，坊間選集從此不見其文其名，文人之勢利世態之炎涼由此可見一斑。當然也有少數為二人奔走者，其中余老師即曾致電向國民黨文工會某主其事者表示關切。（張錦忠2008/05）

不過當余光中在1977年8月20號在《聯合報》發表〈狼來了〉這篇文章，把鄉土文學判為「工農兵文學」，而鄉土派作家是為毛澤東文藝政策路線服務的臺灣作家，遂引起文學界的巨大波瀾。神州諸人和余光中的關係親密，但在這波論戰中，卻顯得較為抽離。山莊爭辯激烈，並非是不同立場之辯，更像是試圖從論戰的兩造中汲取論戰的思想資源。¹⁰

有意思的是，從《神州文集》中可知不少作者對鄉土文學持批判看法。神州人秦輕燕提到：「不是如某些鄉土文學，強調社會上黑暗的一面，這些只能給人消極、頹廢，都不是我們這時代需要的文學。」（〈作者不詳〉1979: 284）而與神州詩社和三三集刊關係密切，三三集刊創辦人之一的馬叔禮，在《神州文集》發表〈我們往何處去〉一文，針對當時蔚為風潮的鄉土文學論調，亦作出不少的批評。馬叔禮先肯定珍惜民族的鄉土意願，卻不認同按著它的主張去發展。他認為鄉土文學論戰以工農兵

10 據黃昏星後來追述，礙於神州詩社成員多為在臺留學的學生，自覺屬於「外來兵團」的他們，並沒有為文公開發明立場，他說：「針對臺灣鄉土論戰，神州詩社並沒有對外發表明確鮮明立場的看法，僅止於在山莊裡討論，尤其是余光中老師被批評一事。如果加入論戰，便會被標籤為余光中一派的人。神州詩社原來是主張現代主義，和余老師親近是很自然的事。」（與黃昏星先生的訪談 2019/07/20）

為最高準則，是以文學素材而非表現手法來肯定文學的價值。這應合共產黨「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口號，使文學淪為工具。況且文學發展以階級而非職業為論，將造成對立與矛盾的結果。馬叔禮（1979: 247-251）的憂慮是，這恐以鄉土文學來合法化統戰的目的，並質疑何謂真鄉土、何謂假鄉土，二者已然混亂。當年28歲的馬叔禮，感受到鄉土文學論調帶起一股朝氣，可是又覺得它恐成國家之害。

縱觀神州人或《神州文集》所反映出的對鄉土文學論戰的反應與回應，一是對於「鄉土」具有不同認知，二是不認同鄉土文學以工農兵為最高準則，把文學工具化，成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向陽在〈龍哭千里——溫瑞安與神州詩社傳奇〉一文中，曾記述他和神州詩社互動的經驗，包括神州詩社如何鼓動他的「文化中國夢」。可是在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期間，他的臺語詩竟被相關單位列入「工農兵文學」的黑名單，受到國民黨的批判。再加上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真切感受政治戒嚴的蕭瑟，這一切讓他從「中國夢」中醒來（向陽2018/02）。可知在這一波論戰當中，書寫語言也成為政治正確與否判斷的一環。向陽雖然僅是神州詩社的詩友，但他曾受神州詩社文化中國情懷的熱情感召，經歷了「中國夢」從熱情到退燒的過程。後來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實踐本土語言卻被扣上「工農兵文學」的具體例子，可知在嚴峻的政治氛圍當中，文學深受政治現實的箝制。

多年後重新回溯這場論戰，黃昏星對鄉土文學也有不同的解讀：

當我們認為真正的鄉土文學是「在地」（包括神州詩社在臺北五至七年間），而鄉土文學則標榜本土，試問不同見解的人，在當時須吶喊30年之後的今天，這場論戰的實質意義真的有那麼大嗎？（李宗舜2012: 160）

我對鄉土的看法是，因為當時很強調本土，可是在我們的立場，我們是覺得，你東西要寫得好不是以你寫作的內容是鄉土的來決定。詩不能沒有經過文學的修飾，要美化要有組織，不能像我們當時看到所謂的鄉土文學。〔…〕我們不認同他們所謂的鄉土文學，就是一定要用方言寫作。（解昆樺2010: 114）

黃昏星不認同的兩點是：一、鄉土太過強調本土；二、鄉土文學要用方言寫。他在受訪時提及臺灣詩人向陽以臺語寫作，作為鄉土寫作的實踐：

而以臺語來朗誦詩，就好像以潮州話來朗誦（黃昏星本身是潮州人），可是方言寫作還是有局限，若有些讀者不懂方言，會造成閱讀與理解的困難。對黃昏星而言，鄉土文學論戰裡的「鄉土」是個狹隘的觀念，整個論戰有一個從理性到非理性的過程，最終「鄉土」卻被套在政治上。如果講派系，鄉土文學論戰是和美麗島事件的人綁在一起的，最初只是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慢慢的文化和政治便糾葛不清了。¹¹

無論是向陽或黃昏星的說法，已然是屬事後追述與反省。在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當中，意識形態、省籍、語言等糾纏不清，對於中國的想像也具有多重性，再加上嚴峻的政治氛圍，更讓文學論戰充滿肅殺之氣。解昆樺的研究指出，溫瑞安的〈山河篇〉實完成於鄉土文學論戰前後，可是論戰中競駁的議題並沒有出現在詩文字中，反襯出溫瑞安對神州中國的穩定信仰（*ibid.*: 113）。由此可知，溫瑞安和馬叔禮等人雖強調民族的文學與民族的鄉土，但「鄉土」未曾成為主要的文學實踐方向，「中國」才是文學的信仰所在。

從以上的論說，可理解神州詩社對鄉土文學論戰的回應，非是直接參與論戰，而是通過個人或《神州文集》的文章來表達他們的看法，這其中亦可感受到神州詩社當中並非只有一種聲音。神州詩社在臺灣的文學實踐，實與某些鄉土派作家所強調的文化民族主義與中國意識，有互文的參照意義。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臺灣意識與臺灣立場顯著地凸顯，要如何安放「自我」和「中國」的關係，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構想，例如陳映真在論及「鄉土文學」的盲點時，不忘提醒說「『臺灣意識』的基礎，正是堅毅磅礪的『中國意識』」（許南村2019: 163）。神州詩社的成員，大多數出生於馬來半島獨立（1957年）前後，成長於1960及1970年代，對中國與中國人的認同極強，這也說明為何他們對臺灣產生「一體感」，如周清嘯（1979a: 39）每次到國父紀念館「就能感受到中國人身上的確切責任」。在臺灣鄉土文學論戰當中，不僅是對於「鄉土」詮釋的分歧，對於「中國」的理解也各有不同認知，神州詩社對「中國」與「中國人」的想像，

11 與黃昏星先生的訪談，2019年7月20日。

其所注入的義涵也大不相同，因而呈現出多重中國意義競逐的思想場域。

四、臺灣鄉土文學論戰對馬華文學的參照意義

臺灣鄉土文學論戰對馬華文學有沒有影響？陳大為（2012: 129）在《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臺灣（1963-2012）》中，以寫小說為主力的第二代旅臺作家為例，包括商晚筠、潘雨桐、李永平和張貴興等，說明他們正好遇上1970年代的臺灣鄉土文學論戰，當鄉土小說成為文壇的主流時，旅臺作家亦梳理自身的鄉土圖像——馬來半島與婆羅洲。在這當中，尤以商晚筠的小說創作最為顯著，例如1977年《幼獅文藝》短篇小說得獎之作〈木板屋的印度人〉，著重於華人和異族的互動經驗，同時又在文字中雜融方言或馬來語，營造出地方色彩。小說以馬來西亞小鎮背景為小說的鄉土，形塑典型的印度人形象，創造出馬來西亞鄉土文學形象。

在臺灣留學的作家固然受到臺灣鄉土文學論戰的啟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馬華文學的發展脈絡中，尤其是1957年獨立前後出現的馬華作家，已關注自身的居所、土地與家園，以文學來挖掘歷史記憶與建構文化記憶。它不只是馬華本土知識建構的途徑，也具有「反殖」的意識。若說臺灣的「鄉土文學」與「鄉土」強調批判與反抗意識，馬華文學的鄉土寫作重視地方掌故、地理經驗、在地寫實以及風土習俗等，也具現代性的批判以及政治反抗的意味。例如檳城大山腳作家游牧的小說〈龍山鎮〉，借由小鎮的「風水」為傳統符號，欲抵擋英國人以文明化為理由，在小鎮建設鐵路、彩色電視轉播站等破壞小鎮風水的工程（辛金順編2017: 16-26）。小說有著濃厚批判「殖民現代性」的意味，在表現手法上，延續著南洋時期以來的「抒情」意識，彰顯大山腳人濃烈的鄉土情感。另一位代表馬華文學鄉土感性的大山腳作家是散文作家憂草，趙戎（1972: 21）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散文》指說憂草的散文特色在於著重土地、人民、風物以及具愛國精神，¹²正可說明1950、1960年代馬華文學表現出的鄉土感性：「對

12 趙戎（1972: 21）說道：「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他們對熱帶的土地有著真摯的

土地的熱情、有著在地性、本質性的情感基礎。這恰恰回應了從1947-1948年『馬華文藝的獨特性』與『僑民文藝』的論戰以降，對『此時此地』的寫作呼籲的落實。」（高嘉謙2019: 116）

馬華文學中的鄉土寫作，可輻射出兩層義涵：一是「鄉土感性」的空間、情感與精神關懷，往往和本土性、地方性等辭彙相關聯；二是在後殖民情境下的去殖民脈絡，對於文明化、資本化等現代性的批判。王潤華（2001: 147）曾在《當代馬華鄉土小說研究》序文中，提出「後殖民」的觀照視角，認為當代馬華文學是名符其實的後殖民文學（postcolonial literature），後殖民作品最大的特色是呈現位置（place）與移置（displacement），藉此尋找自我與位置的明確身分。換言之，書寫鄉土的馬華文學，相較於臺灣鄉土文學中欲抽繹出的「臺灣意識」（無論是內在或外在於中國），馬華文學則更複雜，它面對「馬華—中國」以及「馬華—英殖民地」雙重歷史情境，書寫鄉土以重新審視自身的主體身分。

例如馬華文學中的砂華文學，對「鄉土文學」有明確的內容表述。¹³古晉詩人吳岸在談及鄉土文學時說：

鄉土文學，意味著作家在創作上必須以自己的鄉土為立足點。在作品中反映本土社會現實生活，因此鄉土文學在本質上是現實主義文學。鄉土文學也意味著作品所反映的人物事物、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也是本土的，如果它們是真實的，就必定是具有本土的特徵和色彩的。因此鄉土文學是一種具有明顯的獨特性文學。（吳岸1991: 124）

愛情，就像一株植物在這裡生了根，開枝發葉，是不可以移易的了。他們的愛國主義底精神，就反映在愛鄉土，愛人民，愛風物底篇什上。這將長遠地影響我們的廣大讀者群，促進他們擁抱這塊土地，昂揚起熱愛家邦底浪潮。」

- 13 本人曾在討論東馬砂拉越文學（砂華文學）的主體性時，提及砂華文學有自身的發展脈絡，不少作品對鄉土深刻描繪。它不只是表現在對土地的熱愛，而是含有內在抗議的意識——「一九六〇年代『大馬計畫』的合併，增添了認同的困擾，不少東馬人在合併中感受淪為二等公民的屈辱感，雖說是脫殖，實際上卻是揉雜創傷的獨立。一直到今日，砂拉越人對『馬來西亞』薄弱的認同，更加強他們對地方的存在感以及地方依戀。『地方』的依存感寄托著濃厚的『鄉土』意識，這個鄉土可以指向砂拉越，又或婆羅洲。在砂拉越，文學中的鄉土意識，不僅僅是對地方歷史記憶的整理或紀錄，又或是通過人、景和物來建立所謂的『在地知識』，它的深層意義恐還包含對『馬來西亞』的內在抗議。」參魏月萍（2019）。

砂華鄉土文學意在根植於砂拉越本土的社會生活與自然環境，它所欲表現出的獨特性，實是區隔於大寫的「馬華文學」。砂拉越在1963年和沙巴共同加入「馬來西亞」，在這之前，它有自己的歷史文化與文學的發展脈絡。當砂拉越合併入馬來西亞，砂華文學成為馬華文學其中一個板塊時，「鄉土文學」就成為「獨特性文學」，呼應1920年代馬華文藝的「獨特性」論戰，所表現出來的對於「此時此地」的書寫要求（方修1987: 34-35）。¹⁴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在於「此時此地」，後來成為早期馬華現實主義文學重要的核心價值，同時引發「此時此地」的作品是否就等同於「現實主義文學」爭議？如同臺灣鄉土文學論戰所談及的「鄉土文學」是否亦屬於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也各有不同的論說。¹⁵其中關鍵在於，如何解釋與表現「此時此地」所著重的「現實」。

五、結語

神州詩社在臺灣的文學政治行動，以結社與追求「中華性」模式來打造他們的「文學江湖」（張錦忠2011: 112）。他們回望的「鄉土」是建立在圖騰、符號、意象與情感的文化中國世界。¹⁶神州詩社與臺灣鄉土文學論戰，看似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學場域，卻在作家身分認同、文學意識形態、政治立場以及對時代的回應中，形成相對化的表述客體。

14 1947年底開始的馬華文藝獨特性論戰，是由馬共作家金枝芒（周容）發起的文學論戰。它直接叩問作家的身分與文學認同，界別出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不同的視野。

15 王拓（2019）的看法代表了其中一種觀點：「這種在文學上嚴厲批判過分洋化、過分盲目地仿效西方文學的墮落、頹廢和逃避現實的風氣；要求文學應該根植於生活，和民眾站在同一地位，去關心擁抱社會的痛苦和快樂的這些主張，和70年代後臺灣社會在國際重大事件衝擊下所導致的思想上的覺悟：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意識的高度覺醒、反對過分商業化的經濟體制、和關心社會大眾的現實生活的社會意識之普遍提高，都採取著一致的步調，而且正好與那股二十幾年來一直默默耕耘著的、以鄉土為背景、忠實地描寫個人的悲歡與民族的坎坷的作家和作品所表現的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現實主義精神結合在一起了。」

16 有意思的是，在神州人方娥真的散文中，讀到她在臺北懷念馬來西亞，懷念怡保的家鄉，甚至在馬來西亞和臺北之間產生矛盾，彷彿有兩個家，即可知鄉土不是一個單一或封閉的存在意義。

相較於臺灣鄉土文學論戰衍生的「中國意識」和「臺灣意識」的糾葛關係，即究竟是把「中國」包括在內抑或包括在外的問題（也是當下「華語語系」的爭議），神州詩社所認同的「中國」，亦促使處於後神州詩社時代的馬華文學，進一步思考與檢視所謂的「馬華意識」與「中國意識」。其中的繼承與批判思維以及「馬華意識」與「中國意識」二者的辯證關係似乎是未曾消歇的一道辯證題，如同林建國（2002: 382）多年前在回應「斷奶論」時說：「我們如今改用一個更為溫柔的修辭，那就是『和中國說再見』。不是英語的good-bye，而是法語的au revoir，是『等下回次回頭見』：不是不見，而是還要再見。再見面時便是批判與繼承。這一離一合用的是辯證的力道，使出的是吃奶的力氣，貫徹的是斷奶的意志。」

「鄉土文學」不僅處理著一種在地性或本質性的情感，它也連結本土意識、本土知識建構以及反殖與主體性等多重面向。臺灣鄉土文學論戰對於馬華文學，無論是1970年代的神州詩社抑或是當下馬華文學的參照意義，幅射出多元文學價值與實踐理念的分歧，實充滿歧義與張力。

引用書目

- 〈作者不詳〉。1979。〈我們相守年少——「神州文學的建立」座談會之一〉“Women xiangshou zai nianshao: ‘shenzhou wenxue de jianli’ zoutanhui zhi yi” [We stay together in our youth: one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henzhou Literature”], 《神州文集五》 *Shenzhou wenji wu* [*Shenzhou Anthology Five*], 神州詩社 (Shenzhou shishe) 編, 頁276-304。臺北 (Taipei) : 神州詩社 (Shenzhou shishe) 。
- 方修 (Fang, Xiu)。1987。《戰後馬華文藝史初稿》 *Zhanhou mahua wenyishi chugao* [*The First Draft of the Post-war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Malaysia*]。馬來西亞 (Malaysia) :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
- 方娥真 (Fang, Er-Zhen)。1978。〈唱大江的人〉“Chang dajiang de ren” [The Person who sing the great river], 《坦蕩神州》 *Tandang Shenzhou* [*Magnanimous China*], 溫瑞安 (Woon, Swee Oan) 編, 頁15-34。臺南 (Tainan) : 長河出版社 (Zhanghe chubanshe) 。
- 。2007。〈一線生機〉“Yixian shengji” [A slim chance of survival], 《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2007) (卷二)》 *Mahua sanwenshi duben (1957-*

2007) (*juan er*) [*The Reader of Malaysian Chinese Prosa History (1957-2007) (volume 2)*], 陳大為、鍾怡雯 (Chan Tah Wei, Choong Yee Voon) 編, 頁103-104。臺北 (Taipei): 萬卷樓 (Wanjuanlou)。

王拓 (Wang, Tuo)。2019。〈是「現實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有關「鄉土文學」的史的分析〉“Shi ‘xianshi wenxue’, bushi ‘xiangtu wenxue’: youguan ‘xiangtu wenxue’ de shi de fenxi” [It is “realistic literature”, not “home soil literature”: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home soil literature”], 《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 *Huiwang xianshi, ningshi renjian: xiangtu wenxue lunzhan sishi nian xuanji* [*Gaze Back at Reality, Gazing at the World: An Anthology of Forty Years of Controversy in Home Soil Literature*], 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 (Wang Chih-Ming, Lin Li-Yun, Xu Xiu-Hui and Im Woo-Kyung) 編, 頁110-130。臺北 (Taipei): 聯合文學 (Unitas Publisher)。

王潤華 (Wong, Yoon Wah)。2001。《華文後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 *Huawen houzhimin wenxue: zhongguo, dongnanya de gean yanjiu* [*Chinese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Case Studies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上海 (Shanghai): 學林出版社 (Xuelin Press)。

五一三事件口述歷史小組 (Wuyisan shijian koushu lishi xiaozu)。2020。《在傷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個人口述敘事》 *Zai shangkou shang chongsheng: wuyisan shijian geren koushu xushi* [*Rebirth from the Wound: Personal Oral Narrative of the May 13th Incident*]。八打靈 (Petaling): 文運出版社 (SIRD Publisher)。

史書美 (Shi, Shu-Mei)。2017。《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集》 *Fan lisan: huayuyuxi yangjiuji* [*Against Diaspora: Discourses on Sinophone Studies*]。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向陽 (Xiang, Yang)。2018/02。〈龍哭千里——溫瑞安與神州詩社傳奇〉“Long ku qianli: Wen Rui-An yu Shenzhou shishe chuanqi” [Dragon crying for thousands miles: Woon Swee Oan and the legend of Shenzhou Poetry Society], 《遠見雜誌》 *Yuanjian zazhi* [*Global Views Monthly*]。Retrieved from: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2483&fbclid=IwAR3p1DergVNqOMUauwj8kitnTzJqtApBosIkcuJAhJVerDK6xVaU7pvTEk> on July 22, 2019.

李永熾 (Li, Yong-Chi) 口述、李衣雲 (Li, Yi-Yun) 撰寫。2019。《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 *Bianyuan de ziyouren: yige lishi xuezhe de jueze* [*A Free Man on the Margins: a Historian's Choice*]。臺北 (Taipei): 游擊文化 (Youji wenhua)。

李有成 (Lee, Yucheng)。2010。〈緒論：離散與家國想像〉“Xulun: Li san

yu jiaguo xiangxiang” [Introduction: Diaspora and Imagination of Nation and Home], 《離散與家國想像》 *Lisan yu jiaguo xiangxiang* [*Diaspora and Imagination of Nation and Home*], 李有成、張錦忠 (Lee, Yucheng and Tee Kim Tong) 主編, 頁7-45。臺北 (Taipei) : 允晨文化 (Yun chen wen hua) 。

——。2013。《離散》 *Li san* [*Diaspora*]。臺北 (Taipei) : 允晨文化 (Yun chen wen hua) 。

吳岸 (Wu, An) 。1991。《馬華文學的再出發》 *Mahua wenxue de zai chufa* [*The Restart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詩巫 (Sibu) : 砂拉越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 (Sarawak Chinese Writer Association) 。

李宗舜 (Lee, Zhong Xun) 。2012。《烏托邦幻滅王國——黃昏星在神州詩社的歲月》 *Wutuobang huanmie wangguo: huang hun xing zai shenzhou shishe de sui yue* [*Utopia Disillusionment Kingdom: The Years of Huang Hun Xing in Shenzhou Poetry Society*]。臺北 (Taipei) : 秀威資訊科技 (ShowWe Information) 。

辛金順 (Sen, Kim Soon) 編。2017。《母音階：大山腳作家文學作品選集1957-2016》 *Muyin jie: Danshanjiao zuojia wenxue zuopin xuanji 1957-2006* [*Vocal Scale: A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Works by Dashanjiao Writers 1957-2016*]。八打靈 (Petaling) : 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

杜晉軒 (Toh, Jin Xuan) 。2020。《血統的原罪——被遺忘的白色恐怖東南亞受害難者》 *Xuetong de yuanzui: bei yiwang de baise kongbu dongnanya shouhai nanzhe* [*The Original Sin of Blood: The Forgotten of White Terror of Southeast Asia Victims*]。臺北 (Taipei) :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

李樹枝 (Lee, Soo Chee) 。2018。《由島至島：余光中對馬華作家的影響研究》 *You dao zhi dao: Yu Guang: Zhong dui mahua zuojia de yingxiang yanjiu* [*From Island to Island: Yu Guang-Zhong's Influence on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s*]。馬來西亞 (Malaysia) : 南大基金會 (The Trustee of Nanyang university) 。

林建國 (Lim, Kien Ket) 。2002。〈再見中國——「斷奶」的理由再議〉 “Zaijian Zhongguo” [Goodbye China], 《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 *Lawei mahua wenxue: 90 niandai mahua wenxue zhenglunxing keti wenxuan* [*The Spicy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elected Articles on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90s*], 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 (Chan Yeong Siew, Teoh Kong Tat and Lim Choon Bee) 編, 頁374-382。吉隆坡 (Kuala Lumpur) : 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 (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 (The Federation of Alumni Association of Taiwan Universities, Malaysia) 。

- 周清嘯 (Zhou, Qing Xiao)。1979a。〈明月照故鄉〉“Mingyue zhao guxiang” [The Bright moon shines in the hometown]，〈歲月是憂歡的臉〉 *Suiyue shi you huan de lian* [Years are the Face of Sadness]，黃昏星、周清嘯 (Huang Hun Xiang, Zhou Qing Xiao) 合著，頁39-41。高雄 (Kaohsiung)：德馨寶 (De xin bao)。
- 。1979b。〈燈下的歷程〉“Deng xia de licheng” [Journey under the light]，〈歲月是憂歡的臉〉 *Suiyue shi you huan de lian* [Years are the Face of Sadness]，黃昏星、周清嘯 (Huang Hun Xiang, Zhou Qing Xiao) 合著，頁85-91。高雄 (Kaohsiung)：德馨寶 (De xin bao)。
- 胡秋原 (Hu, Qiu-Yuan)。2019。〈中國人立場之復歸——為尉天聰先生《鄉土文學討論集》而作〉“Zhongguoren lichang zhi fugui—wei Yu Tien-Tsung xiansheng Xiangtu Wenxue Taolunji er zuo” [The Return of the Chinese Standpoint—for Yu Tien-Tsung's *Discussion Collection of Local Literature*]，〈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 *Huiwang xianshi, ningshi renjian: xixiangtu wenxue lunzhan sishi nian xuanji* [Gaze Back at Reality, Gazing at the World: An Anthology of Forty Years of Controversy in Home Soil Literature]，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 (Wang Chih-Ming, Lin Li-Yun, Xu Xiu-Hui and Im Woo-Kyung) 編，頁44-90。臺北 (Taipei)：聯合文學 (Unitas Publisher)。
- 神州詩社編 (Shenzhou Shishe)。1977。《風起長城遠》 *Feng qi changcheng yuan* [The Wind Blows, the Great Wall Far Away]。臺北 (Taipei)：故鄉出版社 (Guxiang Publisher)。
- 馬叔禮 (Ma, Shu-Li)。1979。〈我們往何處去〉“Women wang he chu qu” [Where are we going]，〈神州文集五〉 *Shenzhou wenji wu* [Shenzhou Anthology Five]，神州詩社 (Shenzhou shishe) 編，頁241-254。臺北 (Taipei)：神州詩社 (Shenzhou shishe)。
- 秦保夷、宋星亮 (Qin, Bao-Yi and Song Xing-Liang) 採訪，鐵英、周錫三 (Tie, Ying and Zhou Xi-San) 整理。2010。〈龍游淺水蝦味鮮——訪溫瑞安談神州詩社與神州事件〉“Long you qian shui xia wei xian: fang Wen Rui-An tan Shenzhou shishe yu Shenzhou shijian” [Long you qian shui xia wei xian: Interview with Woon Swee Oan on Shenzhou Poetry House and Shenzhou Incident]，「話神州、憶詩社」專題“Hua Shenzhou, yi shi shishe zhuanji” [Talks on Shenzhou, memory on shishe]，〈文訊〉 *Wenxun* [Wenhsun] 294: 64-75。
- 殷乘風 (Ying, Cheng Feng)。1977。〈風雲〉“Feng yun” [Wing and Cloud]。《風起長城遠》 *Feng qi changcheng yuan* [The Wind Blows, the Great Wall Far Away]，神州詩社 (Shenzhou Shishe) 編，頁79-93。臺北 (Taipei)：故鄉出版社 (Guxiang Publisher)。

- 徐復觀 (Xu, Fuguan) 。1979 。〈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和歷史命運〉
“Zhongguo zhishi fenzhi de lishi xingge he lishi mingyun”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 and destin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 《青年中國雜誌·歷史中國》 *Qingnian Zhongguo zazhi: Lishi Zhongguo* [Youth China Magazine: Historical China] vol.1, no.2: 31-50 。
- 秦輕燕、羅海鵬 (Qin, Qin-Yan and Luo Hai-Peng) 整理。1979 。〈極高明而道中庸——陳曉林先生訪問記〉 “Ji gaoming er dao zhongyong: Chen Xiaolin xiansheng fangwen ji” [Reaches its greatest height and brillancy and follows the path of the mean: An Interview with Chen Xiao-Lin] , 《青年中國雜誌·青年中國》 *Qingnian Zhongguo zazhi: Qingnian Zhongguo* [Youth China Magazine: Youth China] vol.1, no.1: 17-30 。
- 秦輕燕、潘眠描 (Qin, Qin-Yan and Pan Mian Miao) 整理。1979 。〈為萬世開太平——訪胡秋原先生〉 “Wei wanshi kai taiping: fang Hu Qiuyuan xiansheng” [To establish peace for posterity: An Interview with Hu Qiu-yuan] , 《青年中國雜誌·歷史中國》 *Qingnian Zhongguo zazhi: Lishi Zhongguo* [Youth China Magazine: Historical China] vol.1, no.2: 31-50 。
- 高嘉謙 (Ko, Chia-Cian) 。2019 。〈畫夢的鄉土：論憂草散文的鄉土感性與抒情〉 “Hua meng de xiangtu: lun you cao sanwen de xiangtu ganxing yu shuqing” [Drawing Dreams in Native Land : Discuss on the Native Land Sensibility and Lyricism in You Cao’s Prose] , 《大山腳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Dashanjiao wenxue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terature in Bukit Mertajam] , 日新百年校慶委員會、大山腳文學國際研討會工委會 (Jit Sin School Centenary Committee, Bukit Mertajam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mmittee board) 編, 頁109-130。大山腳 (Bukit Mertajam) : 日新獨中 (Jit Sin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
- 夏潮月刊 (Xiachao Yuekan) 。2019 。〈談民族主義與殖民地經濟——訪胡秋原先生〉 “Tan minzu zhuyi yu zhimindi jingji: fang Hu Qiuyuan xiansheng” [Discuss on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 Economy: Interview with Hu Qiu-Yuan] , 《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 *Huiwang xianshi, ningshi renjian: xiangtu wenxue lunzhan sishi nian xuanji* [Gaze Back at Reality, Gazing at the World: An Anthology of Forty Years of Controversy in Home Soil Literature] , 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 (Wang Chih-Ming, Lin Li-Yun, Xu Xiu-Hui and Im Woo-Kyung) 編, 頁166-183。臺北 (Taipei) : 聯合文學 (Unitas Publisher) 。
- 陳大為 (Chan Tah Wei) 。2012 。《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臺灣 (1963-2012) 》 *Zui nianqing de qilin: mahua wenxue zai Taiwan (1963-2012)* [The Youngest Unicor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aiwan (1963-2012)] 。臺南 (Tainan) : 國立臺灣文學館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

- 許文榮 (Xu, Wen-Rong) 。2009。《南方喧嘩——馬華文學的政治抵抗詩學》 *Nanfang xuan hua: Mahua wenxue de zhengzhi dikang shixue* [*Cacophony from the South: Poetics of Political Resistance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馬來西亞 (Malaysia)：漫延書房 (Dream Seed Publisher)。
- 尉天聰 (Yu, Tien-Tsung) 。2019。〈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文化〉“Women de wenhua, women de minzhu” [Our Nation, our culture]，〈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 *Huiwang xianshi, ningshi renjian: xiangtu wenxue lunzhan sishi nian xuanji* [*Gaze Back at Reality, Gazing at the World: An Anthology of Forty Years of Controversy in Home Soil Literature*]，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 (Wang Chih-Ming, Lin Li-Yun, Xu Xiu-Hui and Im Woo-Kyung) 編，頁184-192。臺北 (Taipei)：聯合文學 (Unitas Publisher)。
- 陳芳明 (Chen, Fang-Ming) 。2010。〈鄉土文學如何成爲運動？〉 *Xiangtu wenxue ruhe chengwei yundong?* [How does local literature become a movement?], 「話神州、憶詩社」專題 “Hua Shenzhou, yi shi shishe zhuan ti” [Talks on Shenzhou, memory on poetry society]。《文訊》 *Wenxun* [*Wenhsun*] 294: 10-13。
- 許南村 (陳映真) (Xu, Nancun [Chen, Yingzhen]) 。2019。〈「鄉土文學」的盲點〉“Xiangtu wenxue de mangdian” [The Blind Spots of “Local Literature”]，〈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 *Huiwang xianshi, ningshi renjian: xiangtu wenxue lunzhan sishi nian xuanji* [*Gaze Back at Reality, Gazing at the World: An Anthology of Forty Years of Controversy in Home Soil Literature*]，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 (Wang Chih-Ming, Lin Li-Yun, Xu Xiu-Hui and Im Woo-Kyung) 編，頁158-164。臺北 (Taipei)：聯合文學 (Unitas Publisher)。
- 許游夏 (Xu, You-Xia) 。1979。〈不教胡馬渡陰山——當我過關時〉“Bu jiao huma du yinshan” [Bu jiao huma du yinshan: When I Pass the Customs]，〈青年中國雜誌·歷史中國〉 *Qingnian Zhongguo zazhi: Lishi Zhongguo* [*Youth China Magazine: Historical China*] vol.1, no.2: 193-195。
- 陳劍誰 (Chen, Jian-Shui) 整理。1979。〈致廣大而盡精微——訪高信疆先生〉“Zhi guangda er jin jingwei: fang Gao Xin-Jiang xiansheng” [Reaches the breadth and greatness and penetrates the refined and subtle to the end: Interview with Gao Xin-Jiang]，〈青年中國雜誌·青年中國〉 *Qingnian Zhongguo zazhi: Qingnian Zhongguo* [*Youth China Magazine: Youth China*] vol.1, no.1: 3-16。
- 張錦忠 (Tee, Kim Tong) 。2011。《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 *Malaixiya huayu yuxi wenxue*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八打靈 (Petaling)：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 。2008/05。〈那年秋天，西灣舷影——記在南方邊城讀書的歲月〉“Nanian qiutian, xi wan xuan ying: ji zai nanfang biancheng dushu de sui yue” [In the fall of that year, the shadow of the Xiwan: Remembering the years of studying in the southern border town], 《聯合文學》 *Lianhe Wenxue* [UNITAS]。Retrieved from: <http://61.64.60.72:8080/udndataLTT/Article?ds=UNI&origid=20080501027> on July 10, 2019.
- 黃昏星 (Huang, Hun-Xin)。1979。〈整軍待戰〉“Zheng jun dai zhan” [Ready to fight], 《歲月是憂歡的臉》 *Suiyue shi you huan de lian* [Years are the Face of Sadness], 黃昏星、周清嘯 (Huang Hun Xiang, Zhou Qing Xiao) 合著, 頁171-174。高雄 (Kaohsiung) : 德馨寶 (De xin bao)。
- 黃錦樹 (Ng, Kim Chew)。2015。《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Huawen xiao wenxue de malaixiya ge'an* [The Malaysian Case of Chinese Minor Literature]。臺北 (Taipei) : 麥田出版社 (Maitian Publisher)。
- 。2012。《馬華文學與中國性》 (增訂版) *Mahua wenxue yu zhongguoxin (zhen tin ba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ness (updated version)]。臺北 (Taipei) : 麥田出版社 (Maitian Publisher)。
- 溫任平 (Woon Swee Tin)。2004。《靜中聽雷》 *Jing zhong ting lei* [Listening to Thunder in Quietness]。吉隆坡 (Kuala Lumpur) : 大將出版社 (Dajiang Publisher)。
- 解昆樺 (Jie, Kun-Hua)。2010。〈神州的臺北抒情：鄉土文學論戰時期神州詩社馬華詩人詩作風格〉“Shenzhou de taibei shuqing: xiangtu wenxue lunzhan shiqi shenzhou shishe mahua shiren shizuo fengge” [The Lyrics of Taipei: The Poetry Style of Chinese Poets from the Shenzhou Poetry Society during the Local Literature Debate], 「話神州、憶詩社」專題“Hua Shenzhou, yi shi shishe zhuan ti” [Talks on Shenzhou, memory on shishe], 《文訊》 *Wenxun* [Wenhsun] 294: 112-117。
- 楊宗瀚 (Yang, Zong-Han)。2004。〈從神州人到馬華人〉“Cong shenzhou ren dao mahua ren” [From Shenzhou member to Malaysian Chinese], 《馬華文學讀本II：赤道回聲》 *Mahua wenxue duben II: chidao huisheng*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Reader II: Equator Echo], 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 (Chan Tah Wei, Choong Yee Voon and Woo, Kam-Loon) 主編, 頁156-182。臺北 (Taipei) : 萬卷樓 (Wan Juan Lou)。
- 溫瑞安 (Woon, Swee Oan)。1978a。〈十駁〉“Shi bo” [Ten barge], 《坦蕩神州》 *Tandang Shenzhou* [Magnanimous China], 溫瑞安 (Woon, Swee Oan) 編, 頁317-364。臺南 (Tainan) : 長河出版社 (Zhanghe chubanshe)。
- 。1977。〈風起長城遠——神州詩社總序〉“Feng qi changcheng yuan:

Shenzhou shishe Zongxu” [The Wind Blows, the Great Wall Far Away: Preface of Shenzhou Shishe]。《風起長城遠》 *Feng qi changcheng yuan* [The Wind Blows, the Great Wall Far Away]，神州詩社（Shenzhou Shishe）編，頁1-5。臺北（Taipei）：故鄉出版社（Guxiang Publisher）。

- 。1978b。〈仗義而戰〉“Zhangyi er zhan” [Fight for Justice]。《坦蕩神州》 *Tandang Shenzhou* [Magnanimous China]，溫瑞安（Woon, Swee Oan）編，頁80-86。臺南（Tainan）：長河出版社（Zhanghe chubanshe）。
- 。1979。〈青年中國與中國青年〉“Qingnian zhongguo yu zhongguo qingnian” [Youth China and Chinese Youth]，〈青年中國雜誌·歷史中國〉 *Qingnian Zhongguo zazhi: Lishi Zhongguo* [Youth China Magazine: Historical China] vol.1, no.2: 223-234。
- 。1975。〈眾裡尋他千百度〉“Zhong li xun ta qianbaidu” [Seeing him a thousand times in the crowd]，〈我對馬華文藝前途的看法〉 *Wo dui mahua wenyi qiantu de kanfa* [My Views on the Future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鍾夏田（Zhong, Xia-Tian）編，頁72-75。吉隆坡（Kuala Lumpur）：人和文化出版社（Ren he wenhua chubanshe）。
- 。1980。《中國人》 *zhongguo ren* [Chinese People]。臺北（Taipei）：皇冠出版社（Crown Publishing）。
- 溫瑞安（Woon, Swee Oan）編。1978a。《坦蕩神州》 *Tandang Shenzhou* [Magnanimous China]。臺南（Tainan）：長河出版社（Zhanghe chubanshe）。
- 趙戎（Zhao, Rong）。1972。《新馬華文文學大系·散文（2）》 *Xinma huawen wenxue da xi. Sanwaen* (2) [Collection of Singapore-Malaysia Chinese Literature: Prose (2)]。新加坡（Singapore）：教育出版社（Jiaoyu chubanshe）。
- 潘碧華（Pan, Pik Wah）。2019。〈參與的記憶：建國中的馬華文學〉“Canyu de jiyi: Jianguo zhong de mahua wenxue” [Participating Memory: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馬華文學批評大系：潘碧華》 *Mahua wenxue piping daxi: Pan Bi Hua* [Anthology of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ry Criticism: Pan Pik Wah]，鍾怡雯、陳大為（Choong Yee Voon, Chan Tah Wei）主編，頁125-157。臺北（Taipei）：元智大學（Yuanzhi University）。
- 蕭阿勤（Hsiao, A-Chin）。2010。《回歸現實——臺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 *Huigui xianshi: Taiwan 1970 niandai de zhanhou shidai yu wenhua zhenzhi bianqian* [Return to Reality: Taiwan’s Postwar Generations and Cultural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1970s]。南港（Nangang）：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
- 鍾怡雯（Choong Yee Voon）。2010。〈再論神州——一個人的江湖，華人的

宿命〉“Zailun Shenzhou: yigeren de juanghu, huaren de suming” [Re-discourse Shenzhou: A personal jianghu, Chinese fate], 「話神州、憶詩社」專題“Hua Shenzhou, yi shi shishe zhuan” [Talks on Shenzhou, memory on shishe], 《文訊》 *Wenxun* [*Wenhsun*] 294: 108-117。

魏月萍 (Ngoi, Guat Peng)。2019。〈梁放小說中的「主體認同」與「書寫證據」意識〉“Liang Fang xiaoshuo zhong de ‘zhuti rentong’ yu ‘shuxie ren ju’ yishi” [The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 identity” and “writing evidence” in Liang Fang’s Novels], 《馬華文學批評大系：魏月萍》 *Mahua wenxue piping daxi: Wei Yueping* [*Anthology of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ry Criticism: Ngoi Guat Peng*], 鍾怡雯、陳大為 (Choong Yee Voon, Chan Tah Wei) 主編, 頁48-66。臺北 (Taipei) : 元智大學 (Yuanzhi University)。